

光曙城心

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山城曙光

——谢子长的故事

陈锺秀 师银笙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山城曙光

——谢子长的故事

陈鍾秀 师银笙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原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75 字数 73,400

1983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,600

统一书号: R11303·6 定价: 0.39元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陕西、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

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夜深沉	(1)
第二章	凤展翅	(18)
第三章	水长流	(39)
第四章	火熊熊	(58)
第五章	群丑谋	(78)
第六章	风萧萧	(94)
第七章	迎曙光	(114)
尾 声		(140)
编后记		(146)

第一章 夜深沉

一

夜。……

一九二五年陕北二月的夜。大地被严寒冻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。秀延河的流水在冰凌的覆盖下，轻轻地流淌着。在那静夜中，你会突然听到野兔啃嚼树干的声响；在荒漠的山坡上，你也许还会遇着两眼发出绿光的饿狼。

就在这样的夜里，在这封冻的黄土路上，传来了马蹄清晰的得得声。

越接近村庄，骑在第一匹马上的那个二十六、七岁的青年，心情更加沉重了。久别家乡，重归故土的那种喜悦消失了，他只觉得夜色沉重地压在身上，竟忘记扬鞭，任马信步走着。

“子长，再加一鞭，就到家了。”专门去接他的二哥说。

“唔。”

被称为子长的那个青年，抬头一看，“是呀，再有几里，就到家了。”他在心里说。此时他想，慈祥的爸爸、瘫痪的妈妈，哥哥、侄子……可能正倚门张望呢。“是该加一鞭了。”他刚举起鞭子，又无声地放了下来。

渡过黄河，来到陕北的土地上，他越走心情越沉重。沿途，看到的尽是一些穿着褴褛衣服、逃荒要饭的穷苦百姓，那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伯伯，那位拄着棍子的老大娘，他们在料峭的寒风中、步履艰难地行走着，伸出枯柴一般的手，老象在他面前晃动着。当他和二哥来到高家庄的时候，走过来一队国民党的杂牌军，队伍前边推着一个反剪着的壮年男人，后边，一个女人哭喊地追着。女人拦住了那队杂牌军的小头目：“求求老总，你们不能抓他去呀！”只见那家伙吹胡子瞪眼，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地扇了那女人几个耳光，又飞起一脚，朝她的心窝蹬去。要在过去，子长早就拼了上去，而现在，他已是一位成熟的共产党员。他们兄弟俩赶上前去，扶起了那个女人。女人的脸色蜡黄，额头上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。

“大嫂，大嫂，醒醒，醒醒……”子长和二哥呼唤着。

过了约摸一袋烟的功夫，那个女人醒过来了。她

看到扶他的两个青年，又哇地哭叫着：“娃他爸被拉走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们母子该怎么过活呀！……”

撕裂心肺的哭叫声，象刀扎一样刺疼着子长的心。人民，家乡的人民，正在油锅上煎熬。

“哇……呀……”

哭声，老是在耳边响着。后边的二哥赶上来，
“子长，到家了。”

“到家了！”子长从沉思中清醒过来。

还是那破旧的山沟，还是那过去的窑洞。童年常常爬上爬下的杜梨树，在朦胧的夜色里裸露着光秃的枝杆。

子长踏进家门，家里的气氛顿时欢乐了。年老的父亲，显得非常高兴。这位只念过二十多天冬书的老人，靠自己的刻苦，练就了一笔好字。又因为人豪爽，心地善良，办事公道，被乡邻们尊敬地称为谢老先生。看到儿子，老人的眼睛里露出了慈祥的目光。瘫痪的母亲，在床上整整躺了二十几年了。病魔折磨得她骨瘦如柴，脸上的颧骨高高地耸起，扁扁的嘴更凹下了。看到儿子回来，她忘记了自身的痛苦，沙哑的嗓音里充满了快乐，一边呼唤着儿子的乳名，一边抚摸着儿子的手，眼中滚出了闪闪的泪花。

“谢子长回来了！”

热情的乡邻们喊叫着。不一时，涌来了好多人。爷爷奶奶辈的，伯伯、叔叔辈的，亲热地点点头，问个吉利。兄弟姐妹辈的，这个给一拳，那个拍一掌，表示亲热。只有那些毛头小子们，有的叫三叔，有的叫三舅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

乡下人是不大会客套的。乡下人的亲热不是流露在嘴上，而是流露在眼睛和心里。屋子不大，那些长辈们坐着，其他人都站着或蹲着。

“子长，在北京读了几年书，挣了个什么官回来？”那位长白胡子的老人代表着众乡邻问。

“嗨，看我三爷说到那去了。咱能当啥官？”子长谦逊地回答。

“唉，看这娃说的。读书就要做官，做了官咱这一带百姓总有个指望嘛。”

这话在今天听来，似乎有点可笑了，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，确是穷百姓们的心愿。

还是子长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经历过这么件事。那时，他在安定县的高小念书。城里有位铁匠，大家叫他石爷爷。石爷爷心肠好，常常给孩子们用废铁钉打把小刀，或者磨个镢头。孩子们都爱和他在一起，常常缠着他讲故事。有一次，他指着安定城周围的山说：这些山，总名叫凤凰山。凤头就是东边的祖师庙

山，翅膀是文笔山、关山，二郎山和墩儿山是凤凰的身子和尾巴。传说，山上有座奎星庙，里面住着一个神仙，每天早上都念经文，念得全城的人都能听见。久而久之，人们才明白他是给大家教书，就在城里修了个文笔书院，让孩子们在那里跟他读书。县太爷知道后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心想，这些娃娃读会书，长大当了官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儿子、孙子咋办？他心生一计，让人把白鼻子师爷请来，嘀咕了半天。一天夜里，文笔山上来了伙满脸抹黑的强盗，捣毁了奎星庙，然后放了一把火，想把那位神仙烧死。那神仙不慌不忙，把手中的书往空中一抛，书页飘到了家家户户……

小时，子长一伙瞪着黑溜溜的眼睛，追问石爷爷：“神仙哪里去了？书哪里去了？坏县官哪里去了？”石爷爷只是摇摇头。长大后，他慢慢明白了，这故事是劝人们好好读书的。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群众，把希望寄托在读书上，寄托在清官上，盼望亲戚乡邻们里边出能人做清官，为自己撑腰……

刚刚返回故乡的子长，没有功夫去回忆这童年的趣事，他给爷爷、伯伯们斟了几海碗开水便询问道：

“这几年你们生活的咋样？”

“咳，别提了。那些乌龟王八们，恨不得从咱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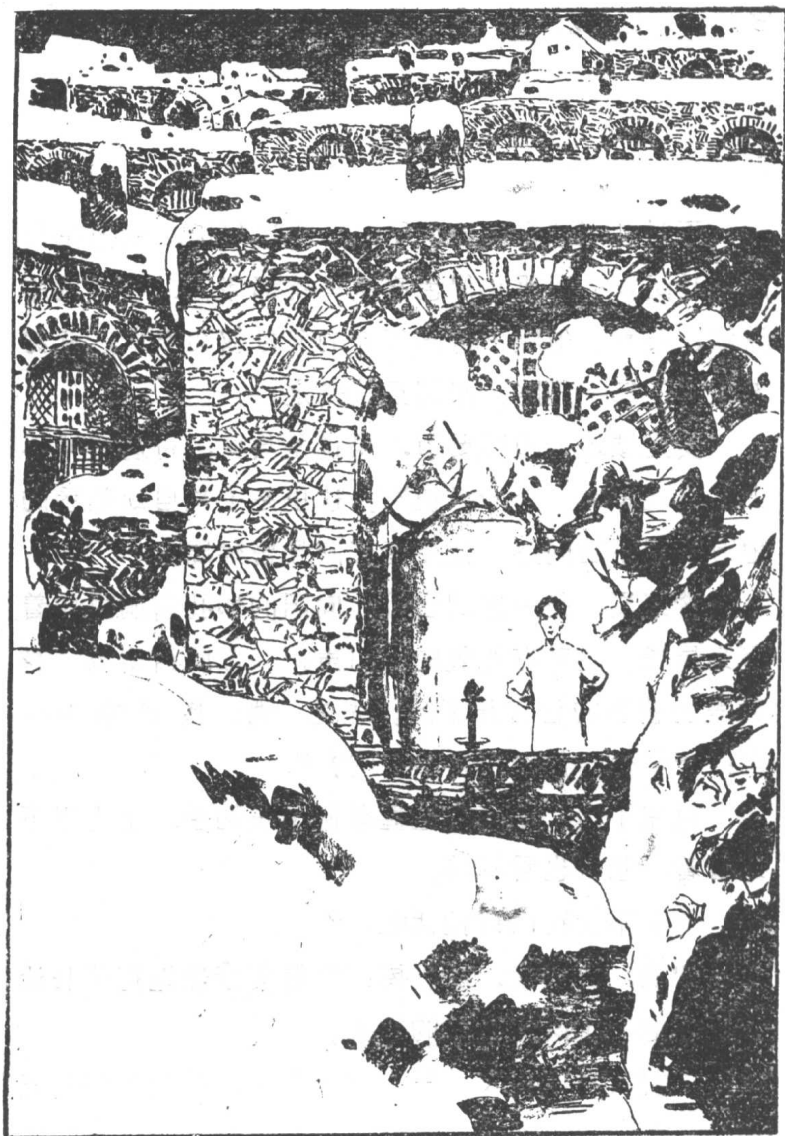
百姓骨头里榨出油来。咱们实在受不了啦。”

“咱这里土地瘠薄，一亩地好年成也只能收两三斗，可地租就要斗半，加上地亩捐、烟亩税、军械款……到老百姓手里，能有几颗！”

“那些狗官和财东们心可黑哩。他们不管人的死活，加了一层又一层。前年，干猴儿白春来当了税务局长，噢，就是白宦臣的儿子，更是想着法子搜刮钱财。上边要一块，到他跟前要再加两毛，上头要鞋袜税，到他跟前就再加个帽子税。老百姓越弄越干。可干猴儿却富得流油了。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乡亲们用最朴实的语言品评着社会。他们的话里，充满了对地主豪绅、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。

送走最后一批乡亲，已是深夜了。子长没有睡意，他披上棉袄，久久地伫立在夜幕里。呵，寒冷漆黑的夜啊，象是一只铁锅，扣在大地上，又象是一只猛兽，张着血盆似的大口，吞噬着漫漫的原野。远处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传来了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，使得四周阴森可怕。只有那铁枝横伸的杜梨树和槐树，在冰冷的夜色中伸展着枝桠。父母居住的窑里，已传来鼾声，只有他的身影留在窑里的墙壁上：乡亲的痛苦、大嫂的哀号、党的任务都一齐向这位二十多



岁的青年压来。

二

平时并不注意衣着的子长，吃过早饭，就把在太原学兵团发的军服和黑色高腰马靴都穿上，显得更加潇洒、英武。他顾不得陪年老的父母叙叨家事，就匆匆地赶了二十里路，来到县城安定。

安定城地处边陲要道，虽说是县城，可这座城不大，只能算得一个“重镇”。这里是子长自幼熟悉的地方，用不着问路，他径直奔向县警察局。

警察局，是一座四合院。向阳的那孔窑洞里住着警察局长。随着有礼貌的敲门声，一位眉目清秀、身着黑色警服的警官开了门。先是一愣，接着惊叫一声：“子长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说完了话，他亲热地握着谢子长的手，上上下下地看着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
“总不能在门口拉话吧。”

“噢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！”警官亲热地把子长让进屋，泡上了两杯喷鼻的香茶。

这警官名叫向友，三十岁出头了。虽然出任警察局长，其实象个斯文书生。不光长得漂亮，又很注意

修饰，衣服合体，身段秀美。前几年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，和子长在太原学兵团认识。他俩人一起学习，一起操练，又一同接受了共产主义，有着共同的志向。后来，子长去北京寻求真理，他则投靠亲戚，到安定当了警察局长。

向友爬在桌子上，身子微微向前，关切地问：“看你这身打扮，把我都搞糊涂了。你到底是从军？还是回乡？”

“回乡！和你一起干。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我可有帮手了。”向友激动地说。他接着问子长：“上级有什么指示？”

子长一双手紧紧地握着茶杯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向友，低沉而坚定地说：“党要求我们在陕北点起火种，搞起革命的武装来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。”

听了子长的话，向友沉思了片刻说：“是啊，是该革命，是该搞起武装来。你这几年不在，西北更乱了。前几年军阀陈树藩在陕西到处打，后来，刘镇华又在陕西称王称霸。这刘镇华是镇嵩军的一个头目，原是陈树藩请来的帮手。陈树藩实力削弱后，他半路抽梯子，投了冯玉祥。冯玉祥去河南打仗，顾不得陕西，他又背转脸，帮助吴新田。这帮军阀，可把百姓害苦了！”向友停了停接着问：“子长，上级指示里

说了没说怎么个闹法？”

“大政方针交给了我们，具体怎么个干法就靠我们了！”

“子长！子长！”这时院子里传来洪钟般的叫声。还没等他们站起来，屋里闯进一位老人。他一身黑色短衣裤，腰中扎了一条布带子，胸前飘着银须，走过来带一股风，给人一种英武的感觉。

“哈哈，我猜你在这里。来，让爷爷好好看看。”

“石爷爷！”子长激动地扑上前去，紧紧握着石爷爷的手。

这石爷爷是位豪爽的老人。铁匠炉的烟火熏黑了他的脸，掌钳抡锤，练硬了他的筋骨。他走南闯北，转遍四乡，练就了一身好拳脚。他见不得那种卑躬屈膝、低头哈腰的人。总爱仗义疏财，打抱不平。他有个邻居老马，欠了白宦臣家五斗米。过了五年，滚成了三石六斗。那年腊月月尽，白宦臣的老子白老财，派人来要，可老马家此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拿什么还呢？就苦苦哀求宽限些日子。狗腿子们仗着主子的权势，把老马家的锅拔了，把老马的妻子抢走了，还要老马立刻搬出那孔小山窑。十冬腊月，老马该往那里去啊！他痛哭流涕，抱住账房先生的腿。账房先生诬赖他要打人，叫那些狗腿子七手八脚地把老马打了

个半死不活。石爷爷站在一旁气不过，上去和那些强盗辩理，又挨了几棍。石爷爷怒不可遏，冲上去，打得那些龟儿子哭爹叫娘……后来，官司打到县官那里。衙门朝着财主家开，石爷爷的家产全被变卖了，还挨了五十大棍。可他，并没有示弱，向邪恶低头，而是想着法儿与财主们斗。

“子长，听说你回来给咱们办事了，要彻底改变这个世道啊！”

“石爷爷，我们正想着怎么个做呢？你有什么主意，也谈出来。”子长说。

向友给石爷爷也斟了一杯茶，恭敬地放在他面前。

石爷爷不讲客套，一反过去劝学的态度，先问子长：“你不是上过太原学兵团么？”

子长点了点头。

“这就对了，既习了武，又学了文。给咱拉上一支队伍，不就可以改变这个世道。当今，这个顶厉害。”

“石爷爷的话正合我们党的指示。”子长心里这么说。他接着问：

“要是明里拉上一支队伍，那土豪劣绅伙同军阀井岳秀不会来镇压？”

“现在，咱陕北各县都有民团，单剩咱县上没有。地方上秩序混乱，拉票、抢劫的事越来越多，不